



文藝譯叢

尼娜車站

杜丹采夫著

44.12

文藝譯叢

尼 娜 車 站

蘇聯 杜丹采夫著

郝 運 譯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尼 娜 車 站

著 者 杜 丹 采 夫

譯 者 郝 運

分類 文學・藝術・小說

書號 100 字數 59 000

開本 787X1092 1/32 印張 3 $\frac{13}{16}$

一九五五年九月 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8 000 冊

1-8 000

定 價 四 角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昆明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合作印刷製版所製版

治豐印刷所印刷

上海大道路五四六弄五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關於作者

烏拉第米爾·特米德里埃維奇·杜丹采夫一九一八年生在哈爾科夫區的庫比揚斯克。一九四〇年，他在莫斯科法學院畢業以後，去服兵役。一九四一年的夏天和秋天，他曾先後指揮過一個班和一個連的步兵。他在列寧格勒的保衛戰中受了重傷。一九四二年起一直到戰爭結束，他在西伯利亞軍事檢查署工作。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一年他擔任共青團真理報的記者。

烏·杜丹采夫最早寫的那些詩和短篇小說於一九三三年發表在少先真理報和少先隊員雜誌上。戰後，他的作品刊登在共青團真理報和星火、新世界這兩個雜誌上。

一九五二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七勇士；一九五四年該社又出版了他的中短篇小說集：在自己的崗位上。

VLADIMIR DOUDINTSEV
LA STATION «NINA»

Editions en Langues étrangères

Moscou, 1954

內 容 提 要

這個集子一共收了作者在衛國戰爭以後寫的四個短篇小說：尼娜車站，斯納爾斯基的小屋子，杜細頭和季莫菲依，滑雪板的踪跡。

這些小說描寫了一隊開山工人的生活和工作，他們在吉爾吉斯山區裏為建築高山鐵路的工人們開路。在這些小說中看到的人物，一個個都精通他們所幹的危險職業的業務。他們忘我的工作，把全部的知識和力量都貢獻給他們自己選擇的事業。

這些小說洋溢着強烈的熱情，向我們顯示出建立在共產主義道德基礎上的純潔而淳厚的愛情，以及激勵書中英雄人物的友誼。

CA448/17



B. Dykman.

定價：四 角

目 次

關於作者

尼娜車站.....	9
斯納爾斯基的小屋子.....	22
杜細亞和季莫菲依.....	54
滑雪板的踪跡.....	84

尼娜車站

尼娜車站

接到了新的爆破任務以後，我們這一隊開山工人就踏着一根根的枕木，走到山裏去。走到第六十公里的地方，鐵路突然中斷了。走到第七十六公里的地方，在山峽的峭壁上開出來的狹窄的路基，遇到了絕路。“大教堂”封住了峽口，擋住我們的路。一道嘩嘩響着的激流，沖擊着那塊巨大的花崗石的黑色的岩腳，這塊大岩石，遠遠的望過去，真像一座教堂，水就流在岩石底下的深淵裏。這堵險峻的石壁越向上，顏色越紅，一直高插到蔚藍的高空，頂上有無數深紅色的圓球。

“完全跟三一聖寺一樣！”我們的隊長普羅柯比·福米奇·斯納爾斯基抬起頭來邊看邊說。

他把他的望遠鏡遞給了我，我一個個的花崗石的圓

頂當中，望見了黃色的苔蘚和安詳的走來走去的松雞。

普羅柯比·福米奇的能幹又一次把全隊的人吓住了。他只要迅速的看這麼一眼，就發現離“大教堂”一百步的岩壁上，有一層鬆脆的岩層。我們按照他用煙斗指着的地方，打了二十來個炮眼，把炸藥填進去，再把引線安好。然後我們跑到轉變的地方躲起來。爆炸聲接連着響了有二十來下。我們回到爆炸的地方，看見在石壁上四四方方的凹了一塊下去。像這樣二十響一次的爆炸再來了三次以後，斯納爾斯基宣佈說：

“瞧，這兒就是你們住的地方。”

他架起了腿，坐在我們的山洞門口的一塊長方形的石頭上。他的全身都給炸藥的煙燻成了黃色。他撫弄着長長的、向下搭拉着的小鬍子，認真仔細的觀察着那座被人叫做“大教堂”的花崗石。我們很愛我們的普羅柯比大叔，我們一看就知道了，他會整個晚上，整個晚上坐在這塊石頭上，望着那岩石，一直要望到它給炸倒為止。在全隊人動手把洞口的那塊地面打掃乾淨的時候，我們決定了替他把那塊石頭留下來。

每天早晨，我們把黃得跟雞蛋粉似的炸藥，裝到粗帆布口袋裏，到第七十公里的地方去鋪平道路，去炸碎大塊的岩石。

有一天，我們在岩石裏埋好了炸藥，躲起來等着爆炸，

這當兒，一條身子很高，長長的鬚毛的大狗，順着狹窄的山路朝着我們跑下來。跟在牠後面，跳下來了一個吉爾吉斯孩子，快得就像一塊石頭落到了我們的路基上一樣。這個孩子的肩膀很寬闊，人長得又矮又壯，腦袋大，頭髮剪得短短的。他大胆的走近了我們，那神氣就跟他是這塊地方的主人似的。他坐在我們旁邊的一塊方花崗石片上。

“這是什麼東西？”他驚奇的望着斯納爾斯基手裏拿的引線；微微的藍煙，正沿着引線一路冒過去；“這是什麼東西？”

“這頭着了，那頭也就着了，”格里楚加，我們隊裏最年輕的一個人給他解釋；“這東西是爲了控制用的……等它燃到了那一頭，咱們就會聽見爆炸聲了。”

“這全是你們幹的嗎？”這一次那孩子說話的聲音比較低了，他同時還把他的棍子揮了個大圈子；“整條路都是你們幹的嗎？”

藍煙燻到了斯納爾斯基的手指頭。遠處，猛然的，黃黑色的煙柱一個接着一個噴上來，在山峽上空旋轉着。有些煙柱筆直的往上升，有些煙柱斜着往上升。緊接着是一陣崩——崩——崩的響聲，這陣響聲證實了格里楚加剛才說的話。

我們跟我們的這個客人認識了。事實上莫薩凱也夫已經不是一個孩子，他就快滿十七歲了。他照管的羊羣在岩

石後面吃草。他的集體農莊離開牧場有四十來公里遠，在鄰近的一個山谷裏。

從那天起，他每天都來看我們。格里楚加跟他非常好，甚至還答應讓他來點火藥引線。

“這些算不了什麼，”有一天格里楚加向我們的新朋友解釋；“以後有你看的呢……我們要把‘大教堂’炸掉！那要用許多炸藥。整整一車皮！”

“五車皮！”莫薩凱也夫不動聲色的頂了一句。他那雙笑迷迷的小黑眼睛轉動着；“一整列車！”

他的聲調是那樣的愉快，以致我們注意的望着他，不再微笑了。他朝那條大狗的背脊上拍了一下，把牠推倒在地上；那條狗，受到這種撫愛，高興的甩尾巴。

莫薩凱也夫突然抬起頭來望着我們，說：

“不會炸的……每年都有人圍着‘大教堂’轉來轉去……我跟那些地質學家談過。”

斯納爾斯基慈祥溫和的笑了笑。

“好，好，你再去談談吧！”

我們也都哈哈大笑起來。莫薩凱也夫，他怎麼能夠知道會不會有一次爆炸呢？

然而，我們的隊長卻一聲不響的想起心事來了。因為第七十六公里那兒的基本工程的命令，一直還壓在辦公室的抽屜裏。

我們用木板把我們的山洞封起來，用麻屑堵住了縫隙。現在，我們的山洞已經不再是山洞，而是一間四面的牆都用石灰粉刷過的，有門窗有爐子的小房子了。斯納爾斯基的妻子娜斯嘉已經專心在替我們料理家務。“烏朗”——冬天的潮溼的風，把玻璃窗吹得嘩啦嘩啦的響；這時候，來了兩個騎馬的人，一個是段長格那吉·季莫菲耶維奇·普拉索洛夫；還有一個，瘦瘦的，穿着城裏人穿的外套，滿臉的不滿意的神氣。我們的隊長，光着腦袋，迎着他們跑過去。他們三個人朝“大教堂”那個方向走。我們聚集在我們的房子面前望着他們。莫薩凱也夫也在這兒。他先站得比較遠，羊皮襖敞得開開的。後來，我忽然發現他到了我旁邊，他推了推我，並且用眼睛示意叫我看“大教堂”。

那三個人差不多一直走到那塊花崗石的壁腳下才停下來。我們不認識的那個高個子打開了一捲圖樣，他的神情立刻就變了，他變成了能够左右形勢的人。他的胳膊一會兒向旁邊伸，一會兒又向下伸，用食指指着圖樣。

格里楚加問道：

“他們在那邊搞些什麼鬼花樣？”

斯納爾斯基站得稍微離開一點，一邊抽着煙斗，一邊聽他們說話。他時不時的把頭抬起來，朝上眺望。那上邊，“大教堂”的一個個紅圓頂，沉浸在清澈的藍天裏，在閃閃發光。



“他們要把它炸掉啦!”格里楚加大聲的叫道。

他突然想跟人打打架，於是緊緊的攔腰抱住莫薩凱也夫。那個矮小健壯的小伙子，並沒有跌倒，只是把兩條腿稍稍分開，說道：

“決不會把它炸掉!”

在那邊，靠近岩石的地方，我們不認識的那個人一定是很成功的證明了他的意見是對的。他把圖捲了起來而在安靜的說着。他用那卷圖指了指山峽的那一頭很遠的地方。他拉着普拉索洛夫的胳膊，向我們這邊走過來。斯納爾斯基跟在他們的後面，他的光禿的腦袋垂着，好像在想什麼似的抽着煙斗。

我終於聽見了普拉索洛夫的聲音。

“造一座橋，那一定要花很多錢。您以為怎麼樣?”

“我一點也不知道，”那個陌生人回答，“我不管造橋。”

“接着還得回到這邊來。那又得造一座橋。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一百五十萬!”我們立刻聽出來這是普羅柯普大叔的低沉有力的聲音。“戰前不久，我在外貝爾加看見造過一座相似的橋。如果不是兩百萬的話，就一定是一百五十萬。”

普拉索洛夫還是跟平時一樣的鎮靜，朝着他笑了笑。

“福米奇，等一等。不要生氣。”

“我不同意，格那吉·季莫菲耶維奇，”斯納爾斯基轉過